



台商香港蒙骗记

阮 朗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台商香港蒙骗记

(原名《苍天》)

阮 朗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6年·沈阳

台商香港蒙骗记

阮 朗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73,000 开本:850×1168¹/₃₂ 印张:7¹/₂ 插页:2

1981年10月第1版

1985年10月第3次印刷

印数:488,001—493,500

责任编辑:刘明德

封面设计:王 秋

统一书号:10158·595

定价:1.25元

关于本书及其作者

本书作者阮朗是香港地区著名作家，阮朗是其所用笔名之一，原名严庆澍，生于一九一九年，江苏苏州人。一九四六年进上海《大公报》，一九四九年前曾任该报驻台北分馆主任，解放后不久即遭蒋帮封闭，遣散后回到香港《大公报》。一九五〇年《新晚报》创刊后，调该报编辑部，开始了编报与写稿生活。

由于作者的文学活动，基本上是因新闻采访活动而“连带”上的，所以掌握了大量的人物与事件，生活基础丰厚，加上文思敏捷、刻苦努力，创作比较多产。目前已出版的约五十个题目，已写完、未写完而已发表者约三十五个题目。其中影响较大的，有用唐人笔名的《金陵春梦》，用阮朗和江杏雨笔名的本书（原名《苍天》）、《长相忆》、《我是一棵摇钱树》、《泥海泛滥》、《爱情的俯冲》、《黑裙》、《她还活着》、《裘》、《赎罪》、《第一个夹万》等，用颜开笔名的有《血染黄金》、《诗人郁达夫》等，用今屋奎一笔名的《蒋后主秘录》等。作者在前些年，创作精力最旺盛时期，经常同时应付港澳六、七家报刊约稿，每天写万字以上者达十年之久，实在令人惊叹！

他认为，文艺“应该是起控诉作用、鞭挞作用、鼓励作用、振奋作用……使善良的人们得到快乐、鼓舞与慰藉，使败类凶

6/10/72

徒反省、惭愧并能改过。”他的作品虽多取材于黑暗的社会，但作者是非爱憎分明，总是站在受压榨的弱者一边，鞭挞、控诉邪恶势力，揭示其貌似强大实则虚弱、腐朽的本质，给人以在斗争中求生存的信心和力量。因此，在港澳、海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在国内也引起亿万读者的瞩目。

《台商香港蒙骗记》是作者近几年创作的长篇新著之一。通过台商周捷三，在尼克松访华前夕，携多股台湾上层人物巨资到香港找出路，受骗上当的曲折故事，真实、生动地揭露了港台等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现实，反映了海外侨胞心向祖国，盼望祖国统一富强的强烈愿望。

本书经作者稍作修订、对港澳方言等加以注释，首次在国内印行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听说亲家已经从台湾来到渣甸山，彭鹤龄不能不中断几十年的饭后“打坐”，穿上缎面布底鞋准备迎出去，章妈却已在门口扬声笑道：

“周老爷和周小姐来了！”

“呀呀！”彭鹤龄对准门口打恭作揖道，“三弟，失迎失迎！哈，隽莉长得更漂亮了！”

周捷三紧握住了他的手，凝视一阵，说：“气色好极了！”

“你也不错。”

“我？唉，别提啦，回头再详谈吧。”问，“我第一次来渣甸山，你的房子这么漂亮、幽静、宽敞。怎么大嫂子上了街？”

“不知道你们今天来嘛，她和益谦、隽英两口子带着小孙子，还有益善和益美，都到澳门度假去啦，最快，也得今晚才能回来。”提到小儿子益善，彭鹤龄对隽莉瞅了一眼，感到失望：十七、八岁的大姑娘，身上披了块麻袋似的东西就算是上衣，下面光溜溜两条大腿，短裙短得等于没穿一样，从膝盖开始，就是一双乌亮漆皮的长统靴。

彭鹤龄知道这是“新潮装”。这种打扮他在电视上看得多了：一头长发，两块大得出奇的圆形褐色眼镜——隽莉就是那样。但隽莉正是他心目中未来的媳妇，他大媳妇隽英穿戴就不是那样“新派”。他很想替小儿子益善物色一个对象，于是更

想“亲上加亲”，并且把这意思向隽英透露过，因此这回隽莉陪着父亲同来，彭鹤龄以为这是周捷三的安排，但隽莉这副打扮使他好象在参汤里喝到了一条蟑螂腿那样，很不舒畅。可是他不能说什么。

周家父女凭窗眺海，啧啧赞叹，说是风景真好。周捷三扭过头来问道：

“益真还没来过这里？”

“当然当然，他已经去了美国十二年，只回来过两次。”

“听说，在美国读书，已经大大不易了。”

“可不，”彭鹤龄拿出个亮晶晶的雪茄盒，掀开盖子。一阵浓郁的香味已使客人忙不迭赞叹：“这在台湾，见都没见过哩。”

“章妈，”彭鹤龄道，“你带周小姐到客厅去看彩色电视吧，我们两个就在书房聊聊。你去弄点吃的来——没吃过饭吧？”

“在台北吃的中饭。”

“那，章妈，来点酒菜。”

章妈忙着，隽莉跟着在厨房里进进出出，那整套的钢精器具、煤气设备、巨型雪柜、自动洗碗机……把她吸引住了，一个劲儿细看。章妈边做酒菜边说：

“周小姐，你的小名是小花吧？”

“哈，准是我大姐说的。”

“台湾的打扮，也象香港那样新潮呐。”

“我们就学香港，”隽莉咬着指甲，“现在香港电影少了，过去，我们看香港电影，为的是找衣服样子，找发型。”

“对，你提起电影，我可想起彩色电视来了，老爷请你看电视解闷，没人陪你玩，你还是别上老爷房去，一枝雪茄已经够你咳呛，两枝雪茄一齐来，那不叫你昏过去才怪。”

隽莉笑了，说：“章妈真好玩——”

“什么？我这个老太婆还好玩？”

“听说，大姐夫是你带大的。”

“都是我带大的。”章妈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想说什么，可又咽下去了，问道，“你们这次为什么来得这么快？连电报都没一个。”

“走的人挤嘛！这一阵跑出来的人特别多，不过大都是短期，挤了些。我们想搬到香港来，可是不容易。爸爸就为了这件事来的。”又把声音放低，“告诉你不要紧，还想办法弄一些钱出来。”

“嗯，那准是交给老爷生息喽。”

“台湾乱得很，”隽莉在这方面象个成人似的，“都象没了头的苍蝇，乱飞乱闯。”

“我也看出来了，”章妈道，“别说反攻，连拖也拖不下去了。电台讲联合国的事，我也听到了。”

“嘿，这件事，可了不得。”

钢精锅里噼里啪啦响，章妈三下两下做好了雪里红炒虾仁、云腿冬笋，另外切开两只醉蟹，两只松花皮蛋，放在盘里，连筷带杯，顺手在酒柜里拿了瓶白兰地，从雪柜里挟了一小杯冰块，笑道：

“你如果不怕烟薰，也去吃一点。”

“我怕死了烟臭味。”隽莉就跳跃着坐进沙发，扭开了电视。

“这瓶白兰地真正五十年的，”彭鹤龄打开瓶塞，“老三，那边不太多吧？”

“不怕你笑我，”周捷三忙不迭喝了一口，细细辨味，夹了筷醉蟹，“象这样吃法，我已经‘睽违久矣’了。”

“你边吃边说下去。”

“唉，所以嘛，我这趟来，还是‘代表’身份哩。”

周捷三忙不迭咽了口冬笋，说：

“咱俩，是儿女亲家，无所不谈，那位部长和那位组长——你知道，这个‘组’可非同小可，就相当于一个部长；此外还有柏翁、善老、曾公、四姨、三太他们也哭着要我求你帮忙——”这当儿“新潮音乐”从厅里传来，彭鹤龄眉头紧皱，跑去拨了个内线电话：

“章妈，电视，电视——”

周捷三还在发怔，一下子明白了，“新潮音乐”倏地低到只有那么一点点了。于是乎歉然道：“那一定是隽莉……”

“我不行，”彭鹤龄喝了口酒，“我是出了名的‘保皇党’，那些东西我连正眼都不瞧它一眼，可是这个潮流没办法，挡不住，我自己不能不用汽车、雪柜、冷气机什么的，也就不能禁止他们看电视。”弦外之音是：“不过象隽莉那个打扮，我还是不能——”

“呀呀呀，”周捷三脸都红了，使劲喝酒，自己斟酒，边给主人加酒边说，“不过我也要劝劝你，这个潮流没办法，这个潮流没办法——”

“我还是老样子，”彭鹤龄道，“今生今世，我是不会变的了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冥冥之中自有——”又喝了一口，“这是先严的遗教。敬神似神在，敬祖如祖在。我是不能改，改不了，也不肯改了。你瞧老蒋，他为什么敬我三分？还不是我不端他的碗，不受他的管？多少次派人上家来，要我到台湾去，我都没理会，我信的是天，信的是神，不理他那一套，也不理大陆那一套，他们两方都走极端，一方是为了自己，得抛不抛，舍不得交出来；一方是把穷光蛋当做宝贝，什么工农兵的，笑话，做工的、耕田的、当兵的，还能搞出什么名堂？嘿，可他们又是当家的。好，我就请他们来当这份家看，一家银行，七间

公司，四条轮船，我们要他们每年给我赚一亿港币，不多吧？”又喝了一口，“你说那些穷光蛋行不行呀？别开玩笑啦！好，这些穷光蛋干不了吧？嗨，可又不许咱们私人当老板，这算哪门子的事？前年在法国，我和他们的人一起喝过茶——广东话是吃饭的意思，我把我的意思对他说了，他说今天大陆这个什么制度，正是为了国家好。哈，老三你听，肚子里没一滴海水，头顶上没戴过方帽，就能救国家？你知道，‘五四’运动那年，火烧赵家楼还有我一份！”

周捷三明白，他这位亲家，找到了说话的对象，可要唠唠叨叨没个完了。如果家人都在，他就很可能烧上一炉香，闭着眼睛“打坐”，好象一个老和尚；但是此刻的情形不同，此刻是“一对一”，他是非听不可了。为了有求于他，周捷三当然只能听，他已变成了一个漏水的水缸，而彭鹤龄则有如水喉，水喉扭开了，“哗哗哗”直往下灌，永无休止，但内容并无新鲜感。几十年来，他已经听到耳朵生茧，听过无数次了。

“五四”运动那年，彭鹤龄是个大学生。

紧接着，“三代翰林”的“积善之家”所累积的作孽钱，把他送到了美国留学。四年过后回上海，承继了数以千万美元计的产业，从田地到公司行号，从乡村到都市，从国内到国外，彭鹤龄串演了“五四”时期在群众行列中高呼口号的那一类角色，直到如今，快四十年了。

他是“清高”的，因为他从未做过官员。古今中外，纵然做官的并非全部“不清高”，但他是这样看法的。在他心目中，事事“不求人”，就是“清高”的标志；而他这么多买卖不可能不求人，但他有的是高级职员和中下级职员，他毋须央求任何人，这不是“清高”又是什么？

还有“清高”的标志在于宗教信仰，彭鹤龄还没出世已经

是个佛教徒了，当然不能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还没成人形，而是他的“太夫人”怀着儿时到杭州灵隐寺“送子观音”象前许的愿，谢的神。这么着，他瞧不起其它宗教，一如上帝的膜拜者，视其它宗教为“异端”一样。他更瞧不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认为这种人——纵然为数以亿计——是由于没有“慧根”，这才抬头三尺竟然见不到神明。没有“慧根”而强调为工农兵服务，那简直太没“学问”，这使他在愤恨之余感到痛苦。这几年着实写了不少诗，而主要内容则是“无语问苍天”，以及这个世界已经陷入“混沌”之类。

由于好几代“家规”的影响，彭家没有一个人胆敢开口和他说几句，更加谈不上争论了，这使他更有“举世皆浊，惟我独清”之感。此所以今天见了周捷三就大为喜欢，乃至隆重到留他在自己书房喝酒，把他当作一个“有学问的朋友”对待。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，在他记忆中是寥寥可数的。

足足说了半小时，彭鹤龄感到疲乏，微微喘息。周捷三可是明白，这位亲家虽然比他大好几岁，今年七十多了，但是身体很好，说上一整天都不会困倦，而此刻所以疲惫，那不是他的体力不济，而是精神支持不住了。

当真，彭鹤龄用沉重而稍带愤激的语调迁缓地说：

“老三，你和我一样，我们的希望在美国。台湾我是不会去的，半点希望也没有。上海我也不想回去，他们不会找我当经济部长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做官的，我只相信天。天，苍苍者天，成事在天。我没杀过人，我一年里总要拿出万儿八千济穷，我但求心之所安，老天爷一定看得见的。”

“这个，是呵！”周捷三忙不迭咽下酒菜，插了一句。

“可是，”彭鹤龄道，“这几年，我可很什么了。”长叹一声之后说，“美国，美国，”他一双眼睛惘然凝视着窗外，远山

和近水在阳光下迸射着活力，但他的心可是阴暗的，“美国又怎么样呢？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尼克松不行，后来发现这不光是他一个人不行的问题。你说，美国难道还穷？笑话！可是它内债外债就那么一大堆。你说，美国还会打不过小小的越南？可是打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不行！”

周捷三干涩地说道：“可不？台湾为美国留面子，说美国打越南的战略是‘不求打胜’的战略。”

彭鹤龄没理他，继续说下去：“你说，美国的工厂还怕人家挤垮？唉，这使我不敢相信，他们却派人东飞西飞要人家限制纺织品——”

“是呀，台湾的纺织业也垮啦。”

“美国的教育呢？”彭鹤龄又大大叹了一口气，“我知道，你们在台湾也吃不消，这些年拚命把子女往美国送，有些可是连命也送掉了，益真去了十二年，这孩子不枉我对他的指望——”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这就难说，”彭鹤龄道，“最近有一个多月没来信了，益真——回头再谈他的事，”他想了想，“我们说完美国教育的一团糟，再看看美国的失业问题，那真是不得了。”

“从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，”周捷三也叹了口气，“以前一个也不肯回去，现在不同了，他们在美国找不到兼差，找不到饭碗……”

“老三你说，”彭鹤龄低沉地叹息，“老三你想，我们的希望是美国，美国这个样子，我们的希望又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周捷三含含糊糊地说：

“也不用悲观吧？船到桥头自会直，我们几十年没碰上真正安定的日子，也没少了一条胳膊半条腿。现在的局面是差了

些，可是美国究竟是美国，不会就这样垮下来的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彭鹤龄道，“可是有许多事情，不能不教你想不通，是吗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譬如，美国学生也闹过事，反战，真是他妈的，美国大总统打越南，美国大学生胆敢反对，这和我们‘五四’时期的游行示威、火烧赵家楼差不多，但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老婆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子女，可没上街；可是现在美国，这些人都出来了，有些女人还推着婴儿车，有一次领头的还是老太婆呢，亲家你想，这不是真正犯了众怒、动了公愤吗？光是大学生上街，还可以指他们受人利用之类，可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都上了街，这就不能不使我想起、想起——”

周捷三忙不迭问：“想起什么？”

“想起一九四九年的情景。”彭鹤龄把小半杯酒一饮而尽，“亲家哪，这些话，我能向谁说。”

“是呀，唉！其实我们在台北，背着人，也整天这么说，还更滑稽哩——”

“怎么滑稽？”

“衡老是部长，纪念周要讲话，他最怕，可没办法，在台上他大声疾呼：‘自动退出联合国，等于丢掉了一个大包袱，此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也！’可是回到家里，就抱住了他家的家谱哭：‘给联合国赶了出来，等于把什么指望也丢了，此乃雪上加霜，九泉之下无颜见列祖列宗……’”

“你瞧，”彭鹤龄指指窗前那个镜框，“这是右老特地为我六旬寿辰写的，可是没多久，他就归道山了，这还不打紧，右老是老了嘛，可是他那首歌写得惨：‘葬我于高山之顶兮，望我大陆……’”

“亲家，”周捷三见他老泪直淌，凄然道，“别难过了，这些都是劫数，在劫难逃，让他们在劫的人安息吧，亲家满面红光，一定有好日子在后头，你别难过。”

“唉，”彭鹤龄苦笑道，“我还有什么特别希望？本来希望美国争气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，我的希望就在益真身上，希望他能够在美国生根，最后我们全家都去，不求闻达于诸侯，但求苟安于乱世吧。”

章妈端进一盘虾子，打断了两人的谈话；章妈端出两个空碟，隽莉关上电视跟进厨房。

“你不喜欢看？彩色好漂亮。”

“尽是卖广告，”隽莉说，“和台北一样，广告太多，看电视的人，看得在电视机前睡着了。”

“你饿不饿？你瞧，他俩人已经吃光了两碟菜。”

“那是你做得好吃。”隽莉用成人的口吻说，“乡下菜嘛，台北也有，想来没有香港道地，我想爸爸会喝醉的。他一喝就醉，可又非喝不可，我妈好担心哩。”

章妈叹了口气：“那是心境不好。”

“哦，你也知道？”

“这还用问？”章妈道，“电台都说了，台湾是给联合国开除的，大陆的人去了，几十个国家一个接一个开口说话，欢迎他们，你爸爸、我家老爷，心境不会好。”

“爸爸说，恐怕该到美国去了。”

“就为这个，他心境更不好。美国好象变了，不是我们知道的美国了，样样衰，”章妈学广东话，“衰到唔恨^①！我家老爷也失望了，可又没地方跑，所以他把希望寄在二少身上，

① 衰到唔恨——粤语，坏到没法说。

让他在美国安身，说不定全家会到二少那边去哩。”

“你也一定去了。”

“我？”章妈一顿，“这回，我可不一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隽莉惊诧地说，“你在这里几十年了。”

“是呀，几十年，”章妈放下碗碟，双手在围裙上边擦边说，“周小姐，你还小，你不懂得。”

“我懂得很多哩。”

章妈笑了：“你不懂的，有些事情和年龄有关系，譬如我，今年快六十了，叶落归根嘛，我早想回去了。”

“哗，回上海？”

“不，回乡下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人家美国大总统都往北京、上海跑，我们算得什么？”

“我听到好几个人这么说了。”隽莉问她，“那你回去过没有？”

“当然回去过。”又说，“好几次了。”

“哗，”隽莉按住了嘴，“你的胆子很大。”

章妈笑了：“我说你还小，是还小。中国人回中国，还有什么胆子大不大的？象我这种做工的不必提了，台湾不是有人驾着飞机去，转弯抹角，千方百计回去吗？”

隽莉惊骇地退后一步，问她：

“你没坐监牢？”

这回轮到章妈惊异：

“我好好的，坐什么监牢？”

“他们抓你嘛！”

章妈可明白了，苦笑道：

“抓我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在台湾一定听了很多宣传。说

回大陆的人要抓，是不是？”

“可不，还有人在报上写着呢。”章妈关上雪柜，把酒糟鸡端到鼻子边闻了闻，边切边说：

“我也想起来了，我前几十年在上海住过，那时候就听说‘老八’长得青面獠牙，吃小孩不吐骨头。”她舒了口气，“几十年，几十年过去啦，老蒋的报纸可还是那一套吗？”

“你真的没事？”

“你瞧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——不过，也真的有人给抓的。”

“是不是？我不骗你。”

“有十一年了吧，”章妈回忆道，“我在春节回去，人挤得不得了，在深圳检查站，你没去过不知道，那是一间间房间。每个房间可以同时检查几个人，就在我旁边，有个三、四十岁的男客，他带了几罐炼奶。检查员摇了摇，听了听，问他里面装了些什么？”

“真好玩，象看电影。”

“还好玩哩，那个人本来一脸笑，给检查员一问，脸色白得象张纸，人家还没打开那个罐，他可已经垮了，双手按在木台上，动不得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浑身发抖，”章妈道，“把我也骇住了，这个人面色好难看，检查员本来是一个，一下子变成三个，要把他的东西一样样检查，这个人好象生了一场大病，说：‘我，我跟你们去……’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他就拿起几件行李，拖拖拉拉的到后面去了。”

“那他带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，周小姐。你不是问我坐过监牢没有吗？我不

犯法，不做坏事，当然不会抓我。那个人呢？他自己已经知道穿煲^①了，反而先说跟他们去了。所以嘛，那边是有人给抓的，但不是我们老老实实的人。你一定明白的了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”隽莉道，“那这个人为什么 not 逃？象电影那样……”

“小姐，你可想得有趣哪，天下哪有那种事？”

隽莉笑道：“电影上时常有的，那些人给抓住了，就掏出枪来，砰砰砰砰，杀了个人仰马翻……”

章妈端了个盘子，把醉鸡往里一搁，摇头苦笑道：“周小姐，你到底还小。”

“我说得不对吗？”隽莉跟在她后面。

“你想，他一个人——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个人是跑不了。”

章妈推开书房，两个人给浓郁的雪茄烟和酒味呛得倒退一步，隽莉回到沙发上看她的电视去了。

“怎么太太还不回来，”彭鹤龄道，“今天第三天了，家里又有客。”

“是呀，太太和少爷少奶都不知道周老爷来啦，反正没什么事，在澳门多玩一、两天也无所谓嘛。”

“那倒是真的，”周捷三道，“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，我只有刚才那件事，多住几天，也没关系。”

“你到外面去，”彭鹤龄对章妈说，“给我们泡一壶浓浓的铁观音——不不，还是‘功夫茶’吧。”

目送章妈离去，周捷三叹道：

“亲家好福气，只是一个女佣，就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，

① 穿煲——被揭穿真相。